



史

記

十二

リ伊
1.735
12



特
1735
12

史記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書局藏
所購以贈
卅八年
月八年
卅八年
卅八年

氏書
氏書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
史記音隱
曰音開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
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
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
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
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
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
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
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
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

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徐廣曰：楚之貌，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徐廣曰：楚懷王十六

年張儀來相，七年秦敗屈匄。

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徐廣曰：二十八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畱懷王。徐廣曰：三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

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
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
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
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
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
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
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
禍也易曰井泄不食向秀曰泄者淺治去泥濁也爲我心測張蟠曰可爲測然傷道未行也可以汲王明
竝受其福易象曰求王明受福也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徐廣曰一云不足福令尹子蘭聞之大
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離騷序曰遷於江南
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
曰子非三閭大夫歟離騷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也何故而至此屈原

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
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
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
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
身之察察王逸曰已靜潔受物之汶汶者乎王逸曰蒙垢敝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
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
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王逸曰陶陶盛陽貌莽莽盛茂貌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王逸曰汨
行貌眴兮窈窕徐廣曰眴眩也孔靜幽墨王逸曰孔其也墨無聲也寃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王逸曰
曰鞠窮紆屈也軫痛也愍病也撫情効志兮俛詘以自抑王逸曰列方以爲圓其常法度尚未廢也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王逸曰章畫職墨兮
前度未改王逸曰章明也度法也言工明於所畫念其繩墨修前人之法不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
王逸曰言人質性敦厚心志正直行無過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

巧匠不斷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

謂之不章

王逸曰玄黑也矇盲者也詩云矇矓奏功章明也

離婁微睇兮替以為無明

王逸曰離婁古明視者也替盲也

變白而為黑兮

倒上以為下鳳皇在笱兮雞雉翔舞

徐廣曰笱一作邪駟案王逸曰笱籠落也

同糅玉石兮

一槩而相量

王逸曰忠佞不異夫黨人之鄙妬兮羌不知吾所臧

王逸曰莫昭我之善意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

王逸曰言已才力盛壯可任用重載而身陷沒沈滯不得成其本志也

懷瑾

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

王逸曰示語也

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駿疑桀兮

固庸態也

王逸曰千人才為俊一國高為桀也庸庸賤之人也

文質疎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

徐廣曰異一作

與駟案王逸曰采文采也

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

王逸曰重累也襲及也

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

王逸曰悟逢也

古固有不竝兮豈

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

溘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

王逸曰象法也

進路北次兮今日昧昧其將暮含憂

虞哀兮限之以大故

王逸曰娛樂也大故謂死亡也

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

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唼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

心不可謂兮

王逸曰謂猶說也

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

程兮

王逸曰程量也

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

王逸曰錯安也

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

曾傷爰哀永歎喟兮

王逸曰喟息也

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

今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

王逸曰類法也

於是懷石遂自

投汨羅以死

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羅也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

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

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

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

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

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為廷尉廷

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

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徐廣曰竹華反韋昭曰適謹也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張晉安曰恭立歌也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

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鳴臬翺翺闕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

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為頓兮應劭曰莫邪吳

大夫也作寶劍因以冠名鈇刀為鋸徐廣曰思廉反駟案于嗟嚶嚶兮生之無故

瓚曰許慎曰莫邪大戟也騰駕罷牛兮駸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應劭曰章甫漸

不可久劉向別錄曰因以自諭自恨也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應劭曰嗟苦嗟勞訊曰李奇曰

張晏曰訊離騷下竟亂辭也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埋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邁兮

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鄧辰曰襲重也或曰襲覆也猶言察也沕徐廣曰沕深潛呂

自珍張晏曰沕潛藏也彌融爚徐廣曰一云彌融以隱處兮徐廣曰一本云彌夫豈從螿與蛭蟥

漢書螿字作蝦韋昭曰蝦蟇也蛭水蟲蟥立蟥也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

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蘇林曰般音盤孟康曰盤音班或曰盤桓不去紛紛

意也亦夫子之辜也瞞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

五

仞之上兮覽惠輝焉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徐廣曰二云遙增擊也逝而

去之彼尋常之汗瀆兮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

鱣兮如淳曰大魚也贖曰鱣魚無鱗口近腹下固將制於螻蟻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鴟

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鴟曰服晉灼曰異物志有山鳥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

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

以自廣其辭曰單闕之歲兮徐廣曰歲在卯曰單闕文帝六年歲在丁卯四月孟夏庚子日施

兮服集予舍徐廣曰施一作斜止于坐隅貌甚間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

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

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徐廣曰數速也服乃歎

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

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服虔曰嬗音如蟬變也或曰蟬蔓相連也沕穆無窮

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城彼

吳疆大兮夫差已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

刑韋昭曰斯李斯也傅說胥靡兮徐廣曰腐刑也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

則遠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繫物兮

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

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

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搏如淳曰控引也控搏玩弄愛生之意也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

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

殉名應劭曰徇營也贖曰以身從物曰殉夸者死權兮應劭曰夸毗也好營死於權利贖曰夸泰也莊子曰權勢不死則夸者不悲也品庶馮

生孟康曰馮貪也林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孟康曰林為利所誘怵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大人不曲兮億

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攔如囚拘徐廣曰攔音華板反又音脫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

漢書專字作鈞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

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纏繩索相附會也贖曰糾絞也纏索也

漢書專字作鈞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

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纏繩索相附會也贖曰糾絞也纏索也

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纏繩索相附會也贖曰糾絞也纏索也

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纏繩索相附會也贖曰糾絞也纏索也

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纏繩索相附會也贖曰糾絞也纏索也

眾人或或兮好惡積意李奇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瓚曰言眾懷抱好惡積之心意真人淡漠兮獨

與道息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服虔曰絕聖棄知而亡其身也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

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徐廣曰坻一作坎駟案張宴曰坻水中小洲也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其

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汜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

故自寶兮養空而游漢書音義曰如舟之空也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憊薊兮

何足以疑韋昭曰憊音土介反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徐廣曰祭祀福胙也駟案如淳曰漢唯祭

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倍蘇林曰未央前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

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

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

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傳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

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

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徐廣曰文

游材何死生論文作死

帝十一年無後賈生自傷為傳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

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

好學世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

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

君激諸侯使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

徐廣曰本作爽然自失矣

史記八十四

終

史記八十五

呂不韋列傳卷第二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

徐廣曰一本云陽翟大賈也往來賤買貴賣也

家累千

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

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

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母

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

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

鄰之曰此奇貨可居

以子楚方財貨也

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

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

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

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

西川七鳳
氏雷南甫

西川七鳳
氏雷南甫

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且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子楚曰：「然爲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早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

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徐廣曰：期十二月也。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齕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

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
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
爲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諡爲孝文
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爲華陽太
后真母夏姬尊以爲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爲丞相封爲
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卽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
徐廣曰時年十三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
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
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
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
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
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

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
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
陰人嫪毐以爲舍人時縱倡樂使毒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
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
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
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爲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
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
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爲嫪毐舍
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
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葬
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始皇九年有
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

王即薨以子為後

說苑曰毒與侍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於

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

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

蜀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眾王不

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

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徐廣曰入南宮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

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

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

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徐廣曰十二年駟案皇

陽北邙道西大家是也民傳言呂母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

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諡為帝太后與莊襄王

會葬涇陽徐廣曰一作芷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毒聞之秦王

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

斬年宮發吏攻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

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論語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

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馬融曰此言佞人也

史記八十六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藝川宅鳳堂
氏雷國宋甫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

與

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負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日餘祭次日曰夷昧次日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

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

徐廣曰一作空

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

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

音披

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

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

徐廣曰天一作炮

而進之既至王前專

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

徐廣曰

曰闔閭元年至三百滅智伯六十二年豫讓一作襄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

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
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
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
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
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
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
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音賴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
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
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
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
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
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

仇字論又作
雙字

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
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
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
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
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
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
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
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
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
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
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
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

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自三晉滅智伯

至殺俠累五十七年

仇字論文作雙字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卻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徐廣曰一作賜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溢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此芮反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

鑑

仇字論文作雙字

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讎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眾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

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徐廣曰一作難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徐廣曰韓烈侯三年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名傀戰國策曰有東孟之會又云聶政刺韓傀兼中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一作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姓名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眾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姓名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汗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

汚論
汗字

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徐廣曰恐其姊從坐而死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烈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徐廣曰聶政至荆軻百七十年爾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呂氏劍技曰持短入長倏忽從橫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

衛

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畱使使往
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
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
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
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
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
軻雖游於酒人乎徐廣曰飲酒之人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
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
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
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
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
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

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
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
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殺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
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白結反
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
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
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
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
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
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
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
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

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鷓鷯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知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進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撥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樓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

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后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

論又有丹字

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

來字論又作而字

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駟案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秦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大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其匈徐廣曰提音張鳩反一作抗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搯徐廣曰一作推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

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
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徐廣曰徐一作陳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
濡縷人無不立死者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足以沾濡縷便立死也乃裝為遺荆卿燕國有勇
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
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
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
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
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
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
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愴慨士皆
顧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

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
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
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
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
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
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
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
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
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
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楛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
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
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

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漢臨鐵論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操於不意列斷貫首者介七尺之利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溢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

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被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徐廣曰互以為客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海各反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

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大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史記八十六終

西川史記

史記八十七

西川史記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而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

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
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
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
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
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徐廣曰騷音掃足以滅諸侯
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
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
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
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
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
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
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

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
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
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
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
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
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徐廣曰華一作葉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
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
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
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
劍見蘇秦傳乘織離之馬徐廣曰織離蒲稍皆駿馬名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鄭玄注月令云鼉皮可以冒鼓
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

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克後宮而駿良馱馱不實外廩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克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傳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縞帛所出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徐廣曰隨俗一作修使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瓦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瓦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論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

問

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始皇始皇使人逐至驪邑得還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

並

白黑字類文
作黑白

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
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竝作語皆道古以
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
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
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
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
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
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可
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
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
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
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

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
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
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
所稅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竝海上北抵琅邪丞
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
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
許之餘子莫從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為秦王死廢十七兒而
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其年七月
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
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
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
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輜輳車中
徐廣曰輜輳車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輳車中可諸奏事文穎曰輜輳
車如今喪輜

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窓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輻輳車也如淳曰輻輳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

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譎史記音隱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

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

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龍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

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卽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劔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

蘇與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卽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卽以屬吏繫於陽周徐廣曰屬上郡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旣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畱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

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廢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鄜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

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
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
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
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
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
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徐廣曰采一作椽茅茨不翦雖逆旅
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
甌徐廣曰音雖監門之養不蔽於此矣徐廣曰蔽音學禹鑿龍門通
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涇水致之海徐廣曰致一作放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
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
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
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

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
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
天下哉故吾願賜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
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
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請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
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
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
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
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
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
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
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

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已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已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

謬

論又有者字

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

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

泰山之高百仞而跛

牂牧其上

詩云牂羊墳首毛傳曰牝曰牂

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

仞之高哉峭壑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誦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

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

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

事

徐廣曰通或宜作照

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

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

以揆之

徐廣曰揆一作撥

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

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侯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

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徐廣曰公一作訟音私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殿抵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案秦各此樂為角抵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優俳之觀曰角抵也駟案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

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

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

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陝隘先生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疆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

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二世所
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
妄為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譖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
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
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
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
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謂惑乃召太卜令卦
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
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
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
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
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

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
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壘而佩之左
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二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
皇弟授之壘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嬰授之壘秦本紀云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
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
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
皆畔不適徐廣曰適音敵也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
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
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輔明政以補主上
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
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

乃與俗譏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邵列矣

史記八十七終

魏川屯園
氏園

史記八十八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魏川屯園
氏園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取成皇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徐廣曰屬隴西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透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

史記八十七

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
恬任外事而教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
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徐廣曰為官者其母被刑
僂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
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
法當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徐廣曰敦作敏赦之復其官爵
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
壅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
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群
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軍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
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不為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
相李斯公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

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
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
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
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
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
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
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
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
荊朝之謀而倍秦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
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
也而王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
獨智者不可以存君徐廣曰無此字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

夏字論文作
實字

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寔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

論文無然字

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平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主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為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徐廣曰一作辭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

謂

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鄣、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瘼傷者未瘳，而恬為各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史記八十八

終

蘇州府志

史記八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蘇州府志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徐廣曰：一云其夫亡也。去抵父客。如淳曰：父客，時故實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張晏曰：苦陘，漢章帝改曰漢昌。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

答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徐廣曰一作躡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
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
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起斬至
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
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
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
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
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
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
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
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
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

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為
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
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
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
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桀曰
鄧展曰至何北縣說之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
有五嶺之戍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為名在交趾界中也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漢書音義曰家穀以箕歛之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
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
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讐縣殺其令丞郡殺其
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
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

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漢書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徐廣曰傳音裁公之腹中者李奇曰東方人以物挿地皆為傳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

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馳驅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蘇林曰戲地名邯鄲兵退也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蕪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

晉灼曰介音憂讚曰方言介特也

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

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騷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徐廣曰九月也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聞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

其舍中曰

如淳曰廝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屨養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

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

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也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右提左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

論文作左傳

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乃求得趙歇徐廣曰正月也音易錯反立為趙王居信都徐廣曰後項羽改曰襄國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

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騫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且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騫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騫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年十二月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

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厲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厲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予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卻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十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韋昭曰雅素也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問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

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人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徐廣曰都代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漢王與我有舊故張晏曰漢王為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張晏曰羽既彊盛又為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徐廣曰二年十月也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

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
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
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
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并陘徐廣曰三年十斬陳餘
泚水上徐廣曰在常山音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王徐廣曰四年十
夏漢五年張耳薨諡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
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蔽徐廣曰
也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
等年六十餘徐廣曰田叔傳云趙相趙午等數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
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音如潯溪之潯蕘州人說王曰夫天下豪桀竝起能
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
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

我

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
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吾王故欲
殺之何乃洿王為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
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韋昭曰為要之置厠供置也上過欲宿心動問
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
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
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
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輜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
詔趙群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
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
笞數千刺劓徐廣曰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
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

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瓚曰以私情相問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徐廣曰復音鞭駟案韋昭曰與如今輿林人輿以行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脰遂死韋昭曰肱咽也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客以鉗奴從

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關中記曰張敖家在安陵東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為魯元王元王弱兄弟少及封張敖他姬子二人為樂昌侯徐廣曰漢紀張酺傳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池陽鄉也後為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張敖諡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信都侯名後樂昌侯名壽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漢書音義曰在貧賤時也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矣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史記八十九終

史記九十

魏豹彭越列傳

魏豹字鳳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秦滅魏遷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為魏王徐廣曰九年十二月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楚徐廣曰二年六月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

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爲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卽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聞如白駒過隙耳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徐廣曰三傳詣滎陽以豹國爲郡高祖本紀曰置三郡河太原原上黨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爲群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効之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且日日出會後期者

斬且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衆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王

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城臯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為魏相國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傳音海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

越乃悉引兵至垓下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越反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贊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文穎曰青衣縣名在蜀贊曰今漢嘉是也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關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

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

日有聞矣

徐廣曰喋一作啜韓傳亦有喋血語也

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

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

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

辭云

史記九十

終

藝川宅鳳園
氏書室南甫

史記九十一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藝川宅鳳園
氏書室南甫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

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徐廣曰幾一作人豈駟謂幾近也

有聞者共俳笑之布已論輸麗山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

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羣盜陳勝之起也布迺

見番君與其眾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

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

梁定江東會稽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為楚將迺以兵屬項梁

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

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

君英布為當陽君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

係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
范曾為末將項籍為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
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
項籍使布先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
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
以少敗眾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
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
至咸陽布常為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
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
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漢二年
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
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

使使者誚讓

漢書音義曰誚責也

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

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

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

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

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本作百全隨何

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

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韋昭曰

主舍也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

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

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

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

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

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強可以託國也項

項王伐齊身負板築

李卒曰板牆板築杵也

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身

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

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音掃淮南之

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垂拱

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

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夫

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

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漢

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

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

楚兵不足恃也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

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

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

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

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

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

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

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

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

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

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

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

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
過望於是廼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
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
兵至成臯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
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
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
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
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
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
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
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廼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
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

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
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
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張晏曰欲有所會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
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徐廣曰賁音肥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廼厚餽
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
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
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
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
使人微一作徵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
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廼赦賁赫
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爲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
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故當反滕

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

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也

南面而立萬乘之

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擊韓信

張晏曰往年前年同耳使文相避也

言此三

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

故楚令尹辭公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迺召見問辭公辭公

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

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

令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

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

皐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

桓譚新論曰世有圍碁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遠碁疏張置以

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

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遠碁疏張置以

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

邊隅趨作計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辭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反燕趙者此廣道

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皐據敖倉此趨遮要爭利皆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計者也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

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

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

出下計上曰善封辭公千戶迺立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發兵自

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

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辭公籌之

東擊荆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

僮間

如淳曰地名也

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

漢書音義曰謂散滅之地

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

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

蘄西會甄布兵精甚上迺壁庸城

鄧展曰地名也

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

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

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

君婚以故長沙哀王徐廣曰表云成王臣吳芮之子也駟案晉灼曰芮之孫固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使人給布偽

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遂滅黥

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賁赫為期思侯諸將率多以功封者漢書

曰將率封者六人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

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

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

妒媚音冒媚亦妒也生患竟以滅國

史記九十一終

楚川屯鳳書氏書定南

史記九十二

楚川屯鳳書氏書定南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李奇曰無

善行可推舉選擇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

鄉南昌亭長寄食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林蓐中食

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

韋昭曰以水擊絮絮為漂故曰漂母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

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豈

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

耳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徐廣曰袴一作跨跨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於是

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

仗劍從之居戲下徐廣曰戲一作麾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

數以策于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
 敖徐廣曰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
 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
 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
 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
 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
 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
 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
 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
 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文穎曰
 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
 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

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
 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
 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
 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
 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
 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
 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
 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
 項王之為人也項王暗噉叱咤千人皆廢音灼曰廢不收也然不能任屬賢
 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音于人有疾病
 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剗弊忍不能予漢書音義曰不忍授此
 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

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恩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誅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人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

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漢書音義曰益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鍬渡軍徐廣曰鍬一作鉏服虔曰以木押縛罌鍬以渡卓昭曰以木為器如罌鍬以渡軍無舳且尚密也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闕與徐廣曰音余駟案李音曰夏說代相也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季左車說成安

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聽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千里止舍夜傳發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使發選

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葦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葦音蔽依山自覆蔽誠曰

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

傳飧徐廣曰音食也曰今日破趙會食服虔曰立駐傳飧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食言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諸將皆莫信

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泝水上

徐廣曰泚音遲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

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待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李奇曰鄙音身死泚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禴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如淳曰恐滅亡不久故也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

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魏都賦曰有醴酒北首燕路而

後遣辨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

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

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

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

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

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

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成臯楚又復急圍之

六月漢王出成臯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

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內上奪其印符以

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

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

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

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

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韋昭曰軾今小車中隆起者掉三寸之舌下

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

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

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徐廣曰濟南歷城縣遂至臨菑齊王田廣

以酈生賣已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

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

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

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

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

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

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
遂戰與信夾濰水陳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
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
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
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敗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
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
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
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張安曰發信使者所齎書漢王大怒罵曰
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
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
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
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徐廣曰四年二月徵其兵擊楚楚已亡

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張華曰武涉墓在盱眙城東十五里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
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
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
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
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
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
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
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
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
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
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與我數

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
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
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
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
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
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對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
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張晏曰背貴則大貴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
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還燦
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
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關逐北
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
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眾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

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

張晏曰折衄敗也北奔北

敗滎陽傷成臯

張晏曰於成臯傷胸也臣

瓚曰謂軍折傷

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

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
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
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
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
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燕趙出空
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
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強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
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
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
殃願足下孰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

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騫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騫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

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晉灼曰揚雄方言海岱之間名也名小罌爲儋石如今受鮓魚石罌不過二三石耳一說一儋一斛之餘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踟躕徐廣曰踟一作躑也

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
 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
 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
 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
 聽已詳狂為巫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者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詳狂也漢王之困
 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
 王軍徐廣曰以齊為平原于乘東萊齊郡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
 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張華曰漂母家在泗口南岸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
 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
 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
 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徐廣曰東海胸縣有伊廬鄉綱案韋昭曰今中廬縣素與信善項
 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鄉

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
 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
 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
 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
 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
 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
 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張晏曰狡猶獵高鳥盡良弓藏
 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
 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
 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
 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
 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

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
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
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徐廣
口表云為趙相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
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
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
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
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
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
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
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因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
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

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
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
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
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
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
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
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
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網絕而維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山東大擾異姓竝起英俊鳥集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
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
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又可盡
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